



# 孙科传

韩文宁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孙科传

韩文宁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科传 / 韩文宁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 
2016.1

ISBN 978-7-308-15366-9

I. ①孙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孙科(1891~1973)—  
传记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86258 号

### 孙科传

韩文宁 著

---

丛书策划 黄宝忠

丛书主持 葛玉丹 宋旭华

责任编辑 谢 焕

责任校对 徐凯凯

封面设计 彭若东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5.5

字 数 223 千

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5366-9

定 价 3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88925591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延续:生命乐章的奏响

- 一 先辈足迹/ 001
- 二 异国之旅/ 005
- 三 崭露头角/ 009

## 第二章 变革:全新理念的实践

- 一 一夜草就/ 020
- 二 初任市长/ 024
- 三 旧貌新颜/ 027
- 四 成绩斐然/ 037

## 第三章 悲喜:初次组阁的非命

- 一 宁汉对立/ 042
- 二 同流合污/ 044
- 三 东山再起/ 048
- 四 二度下野/ 052
- 五 走马上任/ 056
- 六 短命内阁/ 061

## 第四章 理想:宪政之花的凋零

- 一 力主宪政/ 069
- 二 遭之责难/ 072

- 三 “宪草”出台/ 076
- 四 面目全非/ 080
- 第五章 正气:顺应时代的心声
  - 一 挽救危亡/ 083
  - 二 关注国是/ 085
  - 三 公道自在/ 091
  - 四 卓有见地/ 098
  - 五 亲苏和共/ 105
  - 六 政协会议/ 114
- 第六章 争斗:惜败竞选的遗憾
  - 一 “国大”选举/ 120
  - 二 骁将参选/ 123
  - 三 蒋介石助阵/ 129
  - 四 幕后争斗/ 134
  - 五 功亏一篑/ 144
- 第七章 痴情:被逼无奈的选择
  - 一 二度组阁/ 150
  - 二 土崩瓦解/ 152
  - 三 无奈出局/ 156
  - 四 推卸责任/ 160
- 第八章 迷惘:人生终极的逆转
  - 一 浪迹海外/ 167
  - 二 波澜又起/ 171
  - 三 歧路彷徨/ 173
  - 四 为情所困/ 176
- 第九章 追随:不归之路的梦幻
  - 一 执迷不悟/ 180
  - 二 频繁出境/ 183
  - 三 重披官服/ 191

第十章 结局:褒贬毁誉的定位

- 一 革新主张/ 198
- 二 时不利兮/ 204
- 三 立场多变/ 209
- 四 内外之困/ 213

第十一章 人生:见微知著的德行

- 一 书生本色/ 218
- 二 孝道表率/ 220
- 三 见微知著/ 224
- 四 浪漫之情/ 229
- 五 直面其人/ 236

参考资料/ 239

## 第一章 延续：生命乐章的奏响

### 一 先辈足迹

世事沧桑，命运多舛，历史无情，岁月有痕。顽强的生命，总是在磨难中，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。

孙中山的先祖出自河南陈留。明永乐年间，其后世子孙几经动迁，到了广东紫金县落户，为粤之该族始祖。康熙年间，又迁徙至香山县涌口门村，是为香山孙家之肇始。又过了两代，才移居到翠亨村安家。

在这数百年的迁移中，孙氏一族，从中原至两浙，再从江西到福建，最终落户于广东。孙中山的祖父敬贤，生有三子，其中长子达成娶同邑隔田乡杨腾辉之女，又养育三子：长子德祐，早丧；次子德彰；三子德明，即孙中山。

地处今日广东中山市的翠亨村，本是一个偏僻的山村，若不是有成大器的伟人为之作注脚的话，它就是广袤大地上的一分子，毫不起眼，不为人知。翠亨村之所以能遐迩闻名，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位 20 世纪的伟人——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。

一听到翠亨村这名字，似乎马上就联想到生命之绿，眼前顿时浮现一片葱郁。翠亨村正是如此，背负犁头山，三面临海，山清水秀，树木苍翠，佳景天成，宛若画中之画。

按照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,在这封闭的小乡村中,过着桃花源式的渔耕生活,生儿育女,和和睦睦,倒是一种令人为之向往的生活景象。可现实生活中却偏偏相异,翠亨村青山绿水,但土地贫瘠,不宜耕种,这对于靠土地生活的农民来说实是一种不幸。生活没着落,无奈之下,许多人只得背井离乡,到外地去谋生。尤其是近代以来,广东沿海得风气之先,许多人远赴海外闯荡。

俗话说,有一弊就必有一利。香山县因土质不好无田可作,这本来是致命的,却因此成全了许多人。如果他们固守家园,或许连基本的生计都无法维持,但他们纷纷出洋谋生,虽说辛苦,但几代下来,不少人都在当地立足,生活得还行,有的甚至还很富足。当然,尽管移居海外是改善家境可供选择的一种尝试,但毕竟冒很大风险,而发财者还是少数,许多人都客死异乡。

孙中山的家乡附近,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1840年爱国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,就是从这里肇始的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人,也是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他们的革命思想。反清斗争的革命,在这块土地上从未间断。

西风东渐,西方的社会、政治思潮最先涌向这里,因此这片土地上涌现了不少学术上、政治上的著名人物。香山县最有名的学者,当属清末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郑观应,他著有《盛世危言》一书。稍晚一点的容闳,是最早留美并获学位的中国人,他的现代化思想和教育兴国计划,对当时的中国也曾产生不小的影响。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,孙中山自然受到熏陶,这对他后来的成长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帮助。

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12日,他呱呱坠地之时,家庭和社会并没有向他展示瑰丽的色彩,他的童年是在闭塞的乡村度过的,与贫穷、落后和苦难为伍。

苦涩的童年,给了孙中山以深刻影响。一方面磨炼了他坚强意志,另一方面也使他隐约感到社会不公,在他幼小的心田里,常常溅起不满现实的浪花。但那只是孩提时的童心,他尚未能真正懂得这罪恶之源。

青年时期的孙中山,曾抱定学医救人的理想,但最终还是选择了

“医国”之道。种种不平等现象，终使他认识到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腐朽，而只有彻底消灭这封建肌体，国家、百姓才有希望。孙中山正是抱着这种信念，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。

孙中山的一生，筚路蓝缕，备尝艰辛，他身怀拯救中国的迫切心情和坚强信念，勇往直前，虽屡败屡战，仍执着如初，努力践履他的远大抱负和理想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是公而忘家，更谈不上过问自己的孩子。

孙科出生的1891年，正是孙中山积极寻求救国真理、探索中国的出路之时。由于当时革命尚未展开，人们尚未觉醒，所以那是他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。他的革命言论，往往被认为是大逆不道，人们根本不敢接近他。于是，在孙中山的脑海里，整天考虑的都是如何开展革命，怎样才能使民众接受。至于孩子的成长，他根本无暇过问。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，都献给了革命事业。因此，孙科的童年，是没有太多的父爱，在他记忆的词典里，父亲是可望而不可即，模糊而遥远的。孙科是在母爱的伴随下成长的。

孙科的母亲卢慕贞是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村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子，在她的身上，集中了中国劳动妇女那种正直、善良、勤劳、贤惠的品德。卢慕贞是长女，自小勤快，素以“孝敬贤淑”而闻名。1885年，19岁的卢慕贞由父母做主，与比他大两岁的孙中山在家乡成亲。当时孙中山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，婚后，继续在港求学。其后，孙中山在外读书、工作及为革命奔波40多年，卢慕贞承担起教养子女和侍候婆母的责任。孙中山年轻时的衣服和鞋，大都出自卢之手；而孙中山在40年间经历的无数风险，卢慕贞也为之分担，使孙中山可以安心革命而无后顾之忧。孙中山冒着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生命危险，她也因此承受着随时成为寡妇的不幸，但她毫无怨言，悉心照料全家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始终理解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。她一生为孙中山养育一子二女，这就是儿子孙科和女儿孙姪、孙婉。

孩子是孙中山的血脉，卢慕贞无力在革命的第一线与丈夫共赴国难，只能在家里悉心照料孩子，她把对中山先生的爱，全部倾注在孩子身上。



20 世纪 30 年代，卢慕贞与子孙及朋友在山东青岛合影

二排右五卢慕贞，右四陈淑英，后排右六孙科

右五孙科长子孙治平、右七次子孙治强

卢慕贞一生与孙中山聚少离多。1893 年她曾赴澳门，与正在那里悬壶济世的孙中山短暂相聚。1895 年 11 月，孙中山因发动广州起义被清政府悬赏一千大元通缉，不得不流亡海外。为避免家属遭株连，卢慕贞携带全家赴檀香山投靠孙中山兄长孙眉。她照料老人、养育儿女，还陪伴孙中山奔走于夏威夷，设法筹款。在他避难日本和新加坡时，她也时时刻刻心系孙中山的安危，在其身后默默地支持他革命。

1912年初，卢慕贞得知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便由邓泽如伴送返国同孙中山考察全国路政和实业。卢慕贞是一位贤淑善良、淡泊名利的中国传统女性，自忖自己的才识不能襄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，便劝孙中山纳妾，但孙极力反对。其后孙中山在逃亡日本时与英文秘书宋庆龄因志同道合而相恋，为顾全大局，她即在孙中山征求与她是否可以离婚的书信上写下一个“可”字，并主动提出了离婚，从而促成了孙中山与宋庆龄这对在政治上志同道合的革命姻缘。

1913年，卢慕贞与孙中山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但她仍与孙中山保持联系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。而孙中山始终不忘这位善解人意的结发之妻，他在写给卢慕贞的信中，总是称卢为“科母”，而称自己为“科父”，署名时仍用两人结婚时所用的名字“德明”。

## 二 异国之旅

1895年，孙科随母亲避难前往美国。初到檀香山，孙科没有正式上学，一则年纪还小，二则附近也无学校，只是先由母亲教他念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等，还临帖习字。学习之余，孙科兼放牧牛马，因而学习骑马。当时没有马鞍，孙科就用绳子紧紧系住马鼻子纵身上马，有时不慎，滑落坠地，但也不气馁，不及一年，即能驰骋自如。每次见到工人挤牛奶，他也会主动参加协助，并常随运农产品的乡人一起赴集市售卖。多彩的幼年生活，是塑造孙科的优良品质的重要因素。

这之后，伯父孙眉给他请来了一位名叫黄瑞祥的老师，他将附近的十多个华侨子女一起召集来，在农庄附近一里多远的地方盖了一幢木屋，办起了私塾。黄先生教的都是传统的四书五经，孙科前后读了近5年，其国学功底就此奠定。

私塾毕业后，孙科就离开伯父的农庄，到同岛一个叫“卡荷雷”的小港埠，寄居在一位程姓友人所开的杂货店里。离这里大约3英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叫“威露库”的小镇，那里有一所罗马天主教会所办的圣·安东尼学校，孙科入校开始学习西文。学校本为八年制，孙科因读书特别



1901年4月，孙中山从日本赴檀香山与家人团聚时合影。中坐者为孙母杨氏  
后排左二为孙眉夫人谭氏。左四孙眉、左五孙中山、左六卢慕贞  
前排3个小孩左起孙科、孙婉、孙姪

用功，成绩很好，所以只用了4年时间就毕业。

1906年，孙科考入了檀香山圣·路易斯学院。该校名为学院，实际上等同于国内的普通中学。开始时，孙科是住在兴中会会员郑金、郑照昆仲家中，后因离校太远，往返不便，索性寄宿。由于年事稍长，英文阅读能力增强，孙科每天都要看新闻，对国际政治动态渐生兴趣。

1910年初，孙中山自旧金山抵达檀香山。同盟会在檀香山宣传机构之一的《大声周刊》楼上举行加盟大会，由孙中山主盟。此时孙科才19岁，但对世界革命潮流，与中国非革命不足以振兴和救亡图存的道理，颇能深切理解，遂决意献身革命，正式加入同盟会。尽管当时革命斗争异常惨烈，极度危险，但他是孙中山的哲嗣，舍我其谁？就这样，孙科成了一名“红小鬼”，在他的前方，是光明与危险并存。

同盟会在檀香山办了两份刊物，一个是《大声周刊》，一个是《自由新报》。由于学识增进，孙科一面继续求学，一面为“两报”撰写地方新

闻及世界新闻。

那时办刊物，无论人手、经费、工具和消息来源都很缺乏，好在大家都年轻，对革命充满着极大热忱。讲到消息来源，孙科在编写之前，总是先看几份英文报纸，然后就其性质相近的消息翻译成中文。至于取材的原则，地方新闻是以供中国实行地方自治之借鉴为主，世界新闻则报道各国革命情形和政治改革等能鼓动侨胞的革命消息。其后，孙科为《少年中国晨报》编写墨西哥革命的消息，替《民气报》编写俄国革命的新闻，也都是依据这个原则。当时各方面反应都很好，起到了鼓动和借鉴的作用。作为一个报人，能看到自己所写的文章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，这当然是孙科最引以为豪的。

1911年，孙科从学校毕业。7月，应孙中山之召他赶赴旧金山，准备报考加州大学。其时蒋梦麟正在加大读书，孙中山特意托他就近照顾。在此，孙科担任《少年中国晨报》编辑，馆址设在唐人街，他常常于放学后乘渡船至旧金山报馆，工作至深夜始返校。此外他还与冯自由合办《民口月刊》杂志。

那时加大的入学条件很严，除一般课程外，还须懂得德文、法文、拉丁文和希腊文。正当孙科忙于恶补这四种语言时，辛亥革命爆发。孙科立即投身到海外的宣传工作，因无法静心读书，干脆把求学之事暂搁一边。

次年2月初，孙科接父亲来电返国，稍后，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妹妹也来到南京，住在临时大总统府。4月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，接受湖北各界邀约，西上武昌，孙科也随同前往。未几，他又同父亲回到上海，坐船南下至福州，然后再去广州。同年7月，孙科带着两个妹妹，再度赴美求学。途径檀香山时，与陈淑英结婚，时年22岁。陈女士为同邑陈秋光之女，与孙科同学美国，婚后相敬如宾，佐夫之余，多从事慈善事业。

8月，参加加州大学的入学考试，对德文、法文和拉丁文，孙科自信考试及格没问题，但对希腊文却毫无把握。他如果通不过的话，入学仍然无望。后来，还是蒋梦麟替他出了个好主意，说希腊文和中文，在美国都算外文，如果能用中文代替希腊文就可以了。当时加大的东方学

教授就是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过教习的傅兰雅，蒋梦麟便同孙科一起找到他并说明情况。他用英语问了孙科一些关于四书五经的内容，非常满意，随即给孙科开具了一张及格证明。孙科便成了加大的一名正式学生。

孙科入学后，孙中山特别嘱咐要他文理并重，所以孙科在主修文科的同时还兼修理科。此外，他还选修了政治学方面的“各国政府”及“地方政府”，法律学方面的“罗马法”和“英美法”，其他如“经济学”、“会计统计学”、“保险学”的学分也都一一修过。那年，美国发生铁路运费管制问题，银行则采联邦准备制度。孙科对这两件事都很感兴趣，觉得可以作为祖国将来处理这类问题的借鉴，故又选修了“铁路”和“银行学”的课程。

也就在1912—1913年间，美国朝野对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非常关注，这关系到其在华利益。据孙科回忆：

经常有些演讲或座谈，邀我去讲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。这样难得的宣传机会，我当然不计代价，有求必应；但主办的人，每次除了招待吃饭之外，还送二十五美元作为酬金，对学生时代的生活，亦不无小补。

在异国他乡，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，能够公开宣传中国革命，机会实在难得。孙科当仁不让，他向美国友人积极宣传中国革命，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是时，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奉派为国民党驻美洲总支部部长。林是福建闽侯人，为了便于工作，便聘请孙科任他的英文秘书和粤语翻译，遇到有什么团体请他演讲时，都是先由他自己拟好文稿，交给孙科翻译成英文后，再请法律顾问加以润色。1913年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黄兴伉俪率随员十余人抵美，所到之处，无不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，纷纷请他讲演。但黄兴一行，没有一个人会说粤语，孙科陪同他们走访侨区各地，并代为翻译。

孙科求学期间，功课原本紧张，加上办报和演讲等工作，是时无暇



1912年4月20日，孙科随父抵达福建与军政界合影

前排坐者右五孙中山、右六胡汉民、右四孙科

日，可父亲还是不时从各地寄来大包大包的书籍要他阅读。诚如孙科在《八十述略》中所言：

如果他（指孙中山）在南洋一带旅行，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；到了欧美，便寄英文的各种名著来。像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、《读通鉴论》、《进步与贫穷》、《互助论》、《达尔文游记》、《物种由来》、《面包的征服》，及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等，都是我在那一时期曾经读过的书。

这一段时间的“强化训练”，为孙科的学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1916年5月，他从加州大学毕业。这时，他的长子治平和治强都先后出世。同年夏，孙科决定到美国东部去。他先将家人送回檀香山岳父家，8月中旬，与一帮同学由加州东行至纽约。9月，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，主修政治、经济和理财，选修新闻学。孙科在纽约，每周为《民气报》不断撰写“国际问题”的社论。1917年，俄国革命爆发，孙科通过阅读英文报刊，发现其中有许多消息，颇能激励人心，因此及时将这方面的新闻翻译刊出，受到读者欢迎。

### 三 崭露头角

不久，孙科获得硕士学位，遂整装回国。他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，1918年又改任参议院议长林森的秘书。这期间，他和黄宪昭合办

利兒看七月三十一日丑八月二日兩

書已得到其君公武榮回之款據

加有大來函已止絕銀行不交因聞

父在行旅中萬有一不才有些他如

李君已收到此千元可着仙客上海

可也

龍季陶先生近在上海擬設臘家交

操的云有信叫傷來相助此書或比在

萬光等為好傷下的量也

婦婦之症服魚油極合近有一種新出

治水之藥乃用以注射入皮膚者可以治

除肺病傷一查南醫或日本藥師知

其藥之用法聞此法可以斷根云父字

取明自葉良濟師父他帶回西書

本皆父已過日或從重買者中有一

本之書其書中 all Refe 父甚

1918 年 8 月 12 日，孙中山致孙科家书

了一份英文的《广州时报》，由孙科编写国内政治新闻。以前在国外办中文报刊，是把英文报上的消息译文成中文；现在则相反，在国内办英文报，则要把有关中文报上的消息译成英文。

由于孙科对新闻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，加之丰富的学识与革命热忱，故其言论精辟，深入人心，所办报纸风行一时，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有力的革命号角。此间，他还撰写了《都市规划论》一文，翻译了罗威尔所著的《公意与民治》一书。

是时，北伐军枕戈待旦，亟须粮饷。孙中山特派孙科及大元帅府参议陈民钟、秘书黄展云前往菲律宾去募捐。革命需要钱，但国内竟无固定财源，幸得侨胞深明大义，慷慨解囊，令人动容。

1922 年，粤军奉命讨伐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。是时，粤军陈炯明自东江向西进，与廖仲恺、古应芬及孙科会合，商讨善后事宜，并一同进驻广州。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任广东省长，陈炯明则邀请廖仲恺任财政厅长、古应芬任民政厅长，廖又向陈建议，派孙科接收广州市政公所及广东治河处二机构。治河处成立于 1915 年，当时广东之东、西、北三江同时发生一次大水灾，损失惨重，北京政府乃指

拨广东省海关附加税为治河处专款，派谭学衡为督办。在讨伐莫荣新期间，谭学衡深感粤局势纷乱，因而先期离开，只留下助理人员办理业务。孙科接掌治河处后，便以督办名义行事，并派美籍华侨刘持以帮办名义作为助手。

1923年10月，曹锟贿选总统，孙中山随即下令讨伐。翌年秋天，孙科辞去市长之职，



张作霖

持孙中山的信函，偕同陈剑如、谢无量，由上海经日本至韩国，再到奉天面见张作霖。在《八十述略》中，孙科有这样一段回忆，读来还蛮有趣：

从前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，以为他粗鲁剽悍；及见面之后，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，个子不高，不像土匪一类的人物。那时，他正忙于进攻山海关，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在前方指挥。

当时，我是住在旅馆，他每天早上派专车接我到他的办公室，共进早餐，吃的是小米稀饭，生活非常简朴。饭后，照例由他的秘书长带着一个秘书和各方的函电公文，向他报告，并请示意见。他听完之后，逐一用口头指示，由秘书记录办理，一百多个公文，不到一小时就处理完毕，非常迅速。